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七

武備類

嚴武備以壯　國威疏

陳明待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畏發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　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隣渤海兀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以應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宜大遼東

諸鎮皆　祖宗所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塹聲以烽燧戍以重兵雖虜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疆慎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來倏去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冶與朶顏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　國初嘗以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朶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屬衛于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藉使之東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北虜在我　祖宗時侵我　[illegible][illegible]與我好音

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脅從是以有忽臺之慘近年以來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鄙其衆增益部落寖繁則今日朶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朶顏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其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虜聲以恐嚇我邊上將士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跋扈結構亦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麼麼無知視之乎往日害我參將陳乾把兒孫實為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揮趙斌等或亦此賊為之蓋三衛之衆朶顏為強朶顏之衆諸酋說許把兒孫為最　朝廷雖

歲加以爵銜時優以金帛終不能消其溪壑之欲則其豺狼之心此賊不死異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醜類剽掠我人民近聊歸一二即要我名器都給事中許譽卿等憤其以嘗 中國為最爾胡鷂所欺侮已且跡為 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釁與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為 中國者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于猾虜之興亡也彼雖禽獸豈不自念日作歲吾嘗殺害中國將領部下時常侵犯中國人民今復持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我與乎知其不與而求是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亦嘗許

之情狗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長夷狄也夷狄而易中國
則驕驕則凌人中國而畏夷狄則替替則受凌欲求弭亂
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得當示強以破其姦豫備以防其詐
振威以折其萌區區不知之說不可當猶虜之身而施之
也所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紐言之京城東
北一帶雖逼近胡虜猶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陡峻林木稠
密虜騎不能輕越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
以供採薪燒炭之利取者無禁如近日黃花鎮守備張楠
之所為者遂使林木日就疎薄往日經營諸部落時向北
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北虜亦追趕

此虜亦懈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入無空回故
連合為一共來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三虜
日就親密況薊州等處雖設有三營右一巨鎮然衛所單
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為邊鎮實則腹裏之兵
緩急實不足倚仗東北諸胡數來 朝貢熟見我山川險
易納我姦細備知我士馬虛實此虜 國家貞難須結於
脇下而豺狼伏于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
挾不逞之姦潛通北虜出我不意擁我無備縱都城金湯
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壙更無險阻
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躍駿任其縱橫臣嘗考之前史

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薊州金之攻遼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喜峰口今諸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禦力微又嘗考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太祖至關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矣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右軍循大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

之間左翼循海而東取平灤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
權覇而南破清滄濟寧等郡往者已巳之變紫荊白羊失
守虜騎直犯 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衆既去零騎
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追至關殲焉夫考之前代
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
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有亭障之臨有備禦之具
且居民疎闊畜積甚微虜入則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
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
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虞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
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 國初殺戮之

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多逢重垣深塹高山窮谷恐我縱之使入據險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鈔或為邊將所刼如近世威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虜獲部落先受其讎擾故則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轢我將士蹈籍我城堡安行至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啓其輕我之志歆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

隙此臣之所拳拳也夷狄貪利如蝇蚋之赴醒羶蟻之復
集寧知紀極遭挫則遠遁有獲則復來近西邊稱虜騎萬
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絡駐牧威寧海傍然未
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誤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
我無備耶虜雖犬羊其形耳目甚長近見延寧地方原野
蕭條而又有大臣在彼總制宣大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
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
之事勢殆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
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儻虜以散騎迭入延寧境
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大塞下以綴我北鄙縱

姦人反戈之謀因兀良哈同利之衆以入我東北空虛之
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馳我郊牧餘黨剽掠我郡縣梗我運
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己巳之變是其導也先首趨
京師由小兒為虜謀出紫荊犯臨清諸虜無大志得利即
返當時若從其姦計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
如大學士丘濬者欲以大寧都司移于保定者立于永平
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
相為聲勢此老成卻慮之奇也但保定當紫荊之衝實郊
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衆為遷邑之舉事亦
不可輕惟在　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

變斯為善處之術臣迂淺之論非特一虜患而已自古有
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御外頃以流賊之故調發
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悉見城池卑淺將士怯弱
先帝末年乞 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
貨富實近日各邊餽運不給將士不免凍餒加以胡虜強
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愁慕中華
有天上之嘆昔有唐中葉府兵法壞而為彍騎其彍騎之
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
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 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
皆聚于西北邊安祿山見武備廢弛遂有輕 中國之心

裝所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者封常清請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陝州哥舒潰於靈寶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与糧而害巡撫大臣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激劫兩賊說武因縱名潰散其他倔強不服者又往往挾兵情易動如此勢已寖漫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之其間豈直為患邊陲而已哉前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況近年以來水旱不時 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

成群小則流劫鄉村阻刼道路大則攻圍城郭殺官吏隨滅隨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霸賊起霸賊方息而流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是之謂土崩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斂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烽起州縣兵少又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于是王仙芝起于長垣黃巢起於○句其後巢賊自嶺南廻蹈江越淮直陷東都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弟賂名軍籍厚得稟賜未

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衆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恐垂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跳脫之際胡虜有窺伺之形或至有跋扈之心窮民有離渙之迹古曰明者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今形聲暴著矣人皆能見之亦能聞之不待明者聰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來任其自至而不為之慮也大抵禍患已來從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祥亦不能大為災害今日之計上策莫若修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修文事者親

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謂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避狂瞽之誅謹為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易萃之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宋儒丘氏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宋儒程頤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預防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晉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蓋教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

發天下既平猶令日遣兵官具奏練兵備日遣兵官具奏
練兵蓋擬平歲且制為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
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　天子自爲
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爲備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祗承　德意故大啓燕
都親揔臨塞內難既靖猶令歲出開平明歲出興和
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
不憚一已之勞而爲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　國初南京
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伍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
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　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

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隸伍軍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寇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為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大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敝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並由內外

原缺

國計匱乏率多費格而止當催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
刑使閭里窮民質田毀屋鬻男賣女歲租僅辦生事一空
豐年流亡道路凶作悍為盜賊況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
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
濤之險有洪壩搬撥之勞有浮滻淺閼之患當夫秋冬之
交河水流澌猶裸身抗淺入水牽舟不幸舟敗米漂則貸
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今
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
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
有如此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

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于本部尚書外則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　命本兵大臣會同内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如伍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影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勲之胄爲之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于婦人之手目未嘗辯旗旌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覆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建

樹大将旗鼓坐於将壇之上儼然一大将也叩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剥削行伍貴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選上有功将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胄非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人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覆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

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禀於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禀科道官處參 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處驗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為責治重則呈禀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開具揭帖送科道官參 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若干總坐營官逐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 奏黜罰提督官逐

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覆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具計
數參　聞請　旨戒諭其所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
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快驗之技藝以求其精䠶錐伍兵
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鎗刀鎲鈀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
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為
尚尤以膂力為先蓋武藝可學而能膂力不可強而至膂
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
士中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中取之其四都
兩班京軍士亦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俾為京軍即
命原衛所掌印官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准遣赴京常住待

其衰老仍遣回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
京虛耗　國儲亦畧倣大學士丘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
将士就于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
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宣府不必設輔郡邊
城芻粟價髙委輸實難內郡将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
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将士戍之三營将士除選團營外
餘留本營操演宜復舊制其壯建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
為一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
者團營則退回三營三營退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
京營老弱将士願回原籍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

近世名臣大學士李賢嘗言於英宗皇帝欲以在京營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賞賜月糧亦宜略倣前世之制稍為之等團營聽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工將士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於每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之號就俾于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於邊上

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遞年出塞及至于刼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于該營操則別置于一處使之常為戰裝一遇有警　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兵發所部則俾受節制于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于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上遊擊佔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畱京營閉門坐守之怯不得肆為桀驁偃蹇驕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後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絕戰陣勤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以期道里之數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于教練之法臣

不避煩瑣為、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砲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十聲而已質明而入時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鄉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事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三枝無羽之箭或擐一無柄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銃如此操練何異如兒戲昔 英廟土木都御史楊善

往迎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
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
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彼餉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
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要將士之無能虜人自備昔日
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務求合以己意教
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鬬之實[illegible]
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授之而往如手之
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
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綢命強者兩兩相對射避即撥之
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楔為馬檛施諸革韝俾騎騎相交擊

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選試之夫格鬪之法如手搏然精如手搏者他人雖奮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鬪之法其技兩避箭批亢擣虛固自有方平居不習一旦臨敵則眼目眩皇手足軟顫故有平日挽強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運矟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者尉遲恭奪矟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於神槍火礮亦宜使之常演習其安置之宜忖量其高下之勢蓋槍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徒聞訇礚之聲殊無傷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鍊

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猾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漸可以省 國儲無用之費 國勢有雷霆之威有泰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既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君此施為雖似紛更然于緩急實為有賴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于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 廷臣會議務求 國勢之尊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繆之見亦其大略耳若夫條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圖非臣之愚所能

為也一得之愚上瀆 天聽惟 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
該科切有所見不敢不言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一國初
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
後以朶顏等部恭順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等
處其地與之近世名臣大學士丘濬欲以大寧都司移
於保定立於永平或遵化薊州其屬衛移於沿山要害相
為聲勢但遷邑之舉事不可輕要較量利害審度時勢善
處之一修文事在親賢遠奸節用愛人嚴武備有管轄之
見 國初南京有大小教場以練軍伍將士永樂初既有
五軍又有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

都司輪班官軍隷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十營團操每營官軍一萬員名今有萬人之名而無萬人之實要　命本兵大臣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核其不如式者每營必滿一萬之數然欲　選兵先當選將各營坐營官用選上有功將官入爲坐營其武世胄但世其祿不任以事把總管隊官員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團營不足于三營取之允不足於四都司取之四都司軍簡其驍銳升爲京軍家小赴京常住其餘班操將士就於附近輔郡操備或永平或薊州或保定易州臨淸等處但營宣府不必設輔郡以

京營精銳將士戍之三營將士聽征爲一等聽選爲一等老弱備數爲一等　一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每營之中當拔其尤驍銳者三十員名置爲選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拔以署遊擊就俾於邊上所知慣戰將官中奏取數十人爲哨領把總營隊等項又於邊上夜不收中選其尤於劫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爲京營人役之師遇有警　命下即行仍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因時制宜區處　一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止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二役後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因鼓角火砲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實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大將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揮二三技無羽之箭或腰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銳即其器仗直如兒戲今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鬬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至於神鎗火礮亦宜使之

常于演習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敢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漸可省 國儲無用之費是所謂伐謀之上兵也

原缺

聲望果堪委任者委任　從部另陞用當罷黜者罷黜各處帶俸都督有年力衰憊者查取到府任事不許曠廢祿俸在京在外都指揮有才識超凡武勇服眾名譽素孚可以備緩急之用者按成化年事例奏請　上裁簡假署職俾之坐府坐營必如此則人才奮勵威武振揚可以固基本之重可以折覬覦之奸可以消災異之患上續　太祖太宗之緒遠承　聖子神孫之謨如以臣言為非臣再以時勢論之今夫郡縣無高城之據深池之阻而盜賊之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兵馬精壯在閑疲癃在伍而敵愾之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武備荷前折弓殘旗破鎧而

器械之嚴視　國初何如也宣大二鎮乃　神都北門宣府原設官軍一十九萬大同原設官軍一十二萬今兩鎮之附僅十之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衛所可以例推而強弱之勢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廣川流賊諸藩憲府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賞不及勞施　恩偏重于權倖而鼓舞之術視　國初何如也兵政一弊于此則益泮渙而弗振矣且　祖宗于兵政任重都督而不輕授侯伯者豈無謂哉蓋都督流官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之世爵難褫有犯不能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良法

美意通於任用別于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忽禍每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造之難察臣愚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修舉農兵以壯邦本疏　　葛守禮

竊惟我　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北虜初定經制內設樞輔外聯重鎮表裏相維計慮至悉防備甚完確乎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露左肩其初猶恃朶顏三衛爲藩籬後乃夷情漸異交通向導陰順陰背於是北虜得以近境窺伺竊犯不時而我之登陴戍守亦無虛日矣庚戌之後　朝廷北侵者已二十年矣有常衛則有常兵可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以爲待土兵練成則免調遣今既二十年矣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巢土人既羸不

可用乎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不宜至今遽不可用也
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隣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
於列國也至漢設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
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算乎
夫人情安於因循故議罷客兵抑亦不覩調客兵之害爾
彼其遠抛室家妻子而靡非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
戍介胄蟣蝨無所瀞替何能自安此在本軍之苦不堪者
一也往来在途不免騷擾約束縱弛切掠亦有所至寄寓
男女相離市肆用強蹙蹙不敢此為居人之害不堪者二
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

之費亦將二百萬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富家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爲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維均今那西而補東顧此而失彼亦非通計也而此爲三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來必入客兵見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民奔竄無路延頸東手任其虜殺以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爲計也臣愚以爲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亟勅樂輔撫按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畧倣唐家府兵之意從古

寓兵于農之法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甲分為守調二號除火器弓弩槍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令置連珠棍一根其貧者官為處給不妨農事遇便演習調守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戰禦即給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搶各出與戰比勇既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种世衡守青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賚所費不多彼亦自保家鄉不誤生

業不惟為　國家敵愾亦且為地方復讐鼓舞易從勇氣自倍子子孫孫世其守之是殭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萬哉但須禁其擾害將其訓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餘洋貼處辦附量地里遠近定擬聽調人數并諸凡未盡事宜通乞　勑下該部并各撫按官從長議擬奏　請著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臣恐思特務備虜為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為要謹穟一得冒昧聞陳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修戎機疏　　張鹵

頃惟我　皇上嘉納輔臣條奏數事　勑青將臣　大閱
累朝曠典一旦施行臣自幸得備役貔豹以再覩成周洛
水蒐狩一載一時之盛殊不勝至願邇日來乃見當事諸
臣不于此等事上大較而顧庸心于尙行儀式之間與夫
臨時條貢之末臣愚獨以為我　皇上所以躬　萬乘臨
戎意正不在此其意蓋以人心久玩法度久弛諸臣有避
難而不肯為諸將皆苟安常而不知變固欲借　六飛親臨
之會為六軍奮起之機凡諸臣有留心軍事平日阻于無
故而不可言縱言而不可行正當於此悉陳以無孤　盛

會臣愚所欲言者除將帥賞罰一節今月初四日因總督
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奏老疾辭任本到科臣即謬向兵
部尚書霍冀面議謂我　皇上今茲之舉正欲分別諸將
功罪以明勅賞罰使寰賢而整飭營務有功則論功行賞
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可辭使寰不肖而廢格營務有罪
則明法勅罰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得辭且無使寰當
無事時則優游十五年以享大將之尊至此却脫然遠退
以使他人代當其臨事之難之理繼該部覆題見其亦不
擬寰謝任後荷蒙　明旨着寰策勵供職舉一寰而四副
將二十八參佐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之官莫不皆

然此皆首待我 皇上臨時視其功罪重輕斷自宸衷以為賞罰激勸臣固無容預及至于京營大端可論有五若失今不振則不可復救五者何一論營伍消額 國初京師軍制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掖右掖名曰五軍營又以大營圍子手幼官舍人及千二四營附之額三十餘萬永樂中又以三千隨侍 神機諸營附之 景泰因大營兵不精強內選取十二萬聽征謂之十二團營精兵至弘治又因團營兵不精強內選取三萬聽征謂之東西官廳精兵其大營餘者謂為老家兒兵但以備差遣修營繕役恃賴至 先朝嘉靖庚戌又改十二團營為三

大營雖易新名仍爲舊額若各省班軍　先帝特但執役土木爲時滋久今雖脫役入營其將領寔人漸忘本來面目但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戰兵亦不過祇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大營不副名數不及額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校閲實未替役老弱無用之人尤不暇悉計即明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當元年左給事中孫枝巡視時臣詢其營中軍額枝尚謂有九萬二年給事中陳行健替代臣復一詢之健謂與枝相代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祇存八萬今臣一閲不勝疑畏以此徵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無七猶所不及夫總　國

家兵制兵額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　先帝嘉靖之末及　皇上隆慶之始其間揀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况此在士大夫不詳究則不盡知不盡知則不深憂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尚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巡視官先查見在役占人員叅行重究再將有事營務官員應准跟伴名額即終身跟伴不許擅易別名請　敕定為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即充罪者家屬一名為

正軍雖貴官不敢欲嚴勾補總協把視官當通譚營缺額乞　勑下兵部兵部據所題缺額乞　勑下各該清軍地方官員始以地里遠近軍數多寡為降級為民罷斥之例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来欲嚴精別雖士馬闐營盡難驍銳而於薊鎮東西總三萬之精譚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那名換易不得仍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為塡實者一也二論教演虛飾古稱兵不練猶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六花八陣固所難言至虜惟恃弓矢為長兵在我刀之外又有槍盾鉤斧鋋胄碎腦及鳥銃佛郎机諸大藥

真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　成祖北征但用神鎗一技即所向無敵豈神鎗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或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即以此等為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大砲三聲為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場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為搬弄為將者更不知出一另著發一新語以真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即所搬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譟徑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真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可得　京師所以謂安定門外砲聲為誑賚

朝廷濫賞之具故今昔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
謂若守今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変非但不
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將兵以
居各立係伍給兵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但命將統之又
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久經戰陣名將數員
到京及在營將領並加挑選會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
其驍壯籍其年貌付各所選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一
次以一二萬數拆為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邊腹去京三五
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番回伍
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各營戰兵另選

加功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琥來自邊方者即可將之俾其于神槍諸法鳥銃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衣甲遂一整備且因月限事副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干城以光復　祖宗廳兵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二也三論將不聯屬今三大營以文武二大臣總督即古謂大將副將四員即大將之偏裨每參佐下把總十員即參佐之部曲將把總下管隊伍名即把總之部曲將管隊下五旗甲每旗甲下隻人五名是以旗甲約束五人把總約束管隊參佐約束把總副將約束參佐大將約束副將正兵法所謂徹上徹下以一統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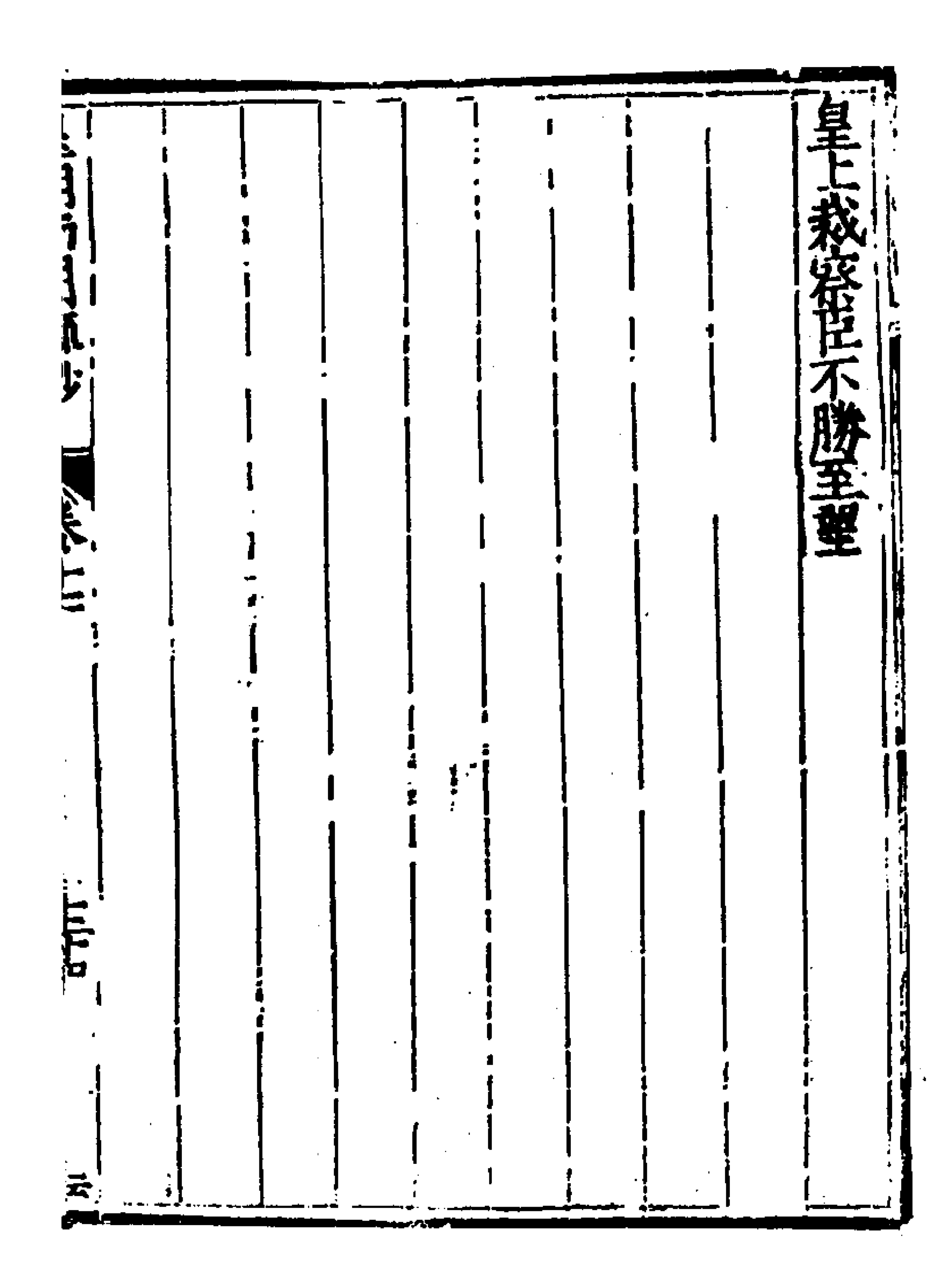
十統百以百統千以千統萬而為節制之師向總協者止知大將之尊憒於節制為副將者亦僅與兵三千而下視參佐則無別參左之兵專為部曲而上于副將則無預夫上下相別以其相臨令副將視參佐之任既無異則統馭之體褻大將遇副將之禮却不同則大將之威玩而又不逵矣古人兵制大將入營則副將固為偏裨大將不入則副將即為大將此又兵法所謂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者今三教場之地總督既不得齊將俱入掛以大號頭一員得坐中臺司其進止左副將亦傍守信地同乎參佐是人各兵其兵而總督不得不下親偏裨之務所以事業錯而日

不足對恭岐而政不畢識其勢而反之耳若副將但聽節制于總督參佐俱聽節制于副將副將無私兵其兵盡屬參佐參佐無私兵其兵盡屬把總把總無私兵其兵盡屬旗甲旗甲管五人五人自為伍則責成易而賞劾臻此將權之不可不急為歸一者三也四論兵無紀紀兵法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今操法入場則隊伍錯亂散操則喧譁無紀點閘則攙越不倫平時如此其于臨敵整治萬所必無所以然者以分數之不明也且如軍中以騎兵為首而馳逐風雨不少卒迎不相及今各營分屬止于三千勢難獨用故以馬步相兼而更不知在大將合營馬步固當

兼用而三千一將馬步仍貴相別又兵法伍兵五當長短輕重刺衛之枝互相錯綜雜用如五行循環其制明白易曉如今長槍特為隊圓牌特為隊弓箭特為隊火器特為隊甲什旗物分辨無章以此治兵尤為可笑今當令騎兵自為營以知兵驍將領之步兵自為營各照本管領之又自五人為伍五伍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哨二哨為總陸總為營務使技藝相攙物采互辨統領各別照部曲適均分數易定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為清釐者四也五論軍法不信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厲威嚴則動傷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即閫以外將軍治

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也恨將帥者皆姑
息成風將上負吾 君而不敢下繩軍士使 皇上今日
不為是與雖日戮一將而求其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
蓋輦轂之下人心易搖人言易惑萬使威行而搖惑一動
則群起非之不日浮躁則曰激變當是時竟無能為當事
之臣一引任其責無怪乎節營活法牢不可破而軍中法
紀盡以陵夷令 皇上既下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臣願
再為新其號令兵部當會同總協等官詳為條例如後有
玩愒驕慢者甘蒙其法當抵其罪亦上請 欽定為
例再明使悉知當 大閱一臨則將帥固當待罪而聽禍

請于　君軍士平日亦當畏咨而聽禍請于將轉怠玩而
爲嚴威固于此尤爲至要此嚴法之不可不急爲一定者
五也夫此五者自待罪兵科時于該營事宜經年窮究兼
今事機故敢　獻迂談伏乞　勑下兵部即會同京營總
協及巡視科道官員再加詳議其言不盡謬者乞爲請
勑下該部及該營諸將一一悉照施行如諸將仍有不以
誠心上孤　德意容臣先指名參究以明示懲罰庶積弊
一新　大興斯稱由是六軍響徑四海風聲萬年室家皆
爲我　皇上既同之福祿不副若徒整飭一日之觀聽而
無救從前之積弊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惟



皇上裁察臣不勝至望

外戚類

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疏　曹懷

切惟爵賞乃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與器者人君之鑒戒不守則濫爵賞者人君之大柄不慎則濫濫與濫賢者察焉　陛下倫序攸歸入繼大統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陛下不得而私也凡繼述之道必重老計世事變圖必固公道世示不恩其大者務學以明理正心以御物親賢以訪得失納諫以廣聰明去讒以防壅蔽遠色以清志慮省躬以村災變修德以紓覽之如是則繼述之道盡而　祖宗在天之靈慰矣　陛下嘗究

心于此而行之未力耶抑含此不爲而漸不克終耶邇來
封拜大行名器日濫從者玉田今者泰和固知　陛下之
眷注者蔣也陳也因以推恩者張也夏也流以旁及者勳
戚數家也　陛下獨不視天下如固有而乃私德于人人
耶或不念流弊之極似無意于繼述耶蓋藍田泰和之封
雖非所當得而爍于太驟紹祖帶俸雖不甚踰制而惜其
文階成典具存固不敢喋喋以取煩瀆也若　皇親封公
國朝未有宮端秩重視爲爵稱豈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
乎傳陞乞陞正德弊政吳振武受旨爲厲階豈所謂爛羊
頭灶下養者乎凡此皆示天下以私不可爲後世法者也

諸臣者席寵大過無知妄作設或請隧地取武庫奪沁園
陛下將何以應之耶曾長慮而知顧耶臣以為萬言猶知
恤人言也始激怒　陛下而獄二臣繼疏請而解之至方
隅丈尺亦出從該部所定斯二者不可少也乞　軫念四
方告災　勅下工部暫停估計之命稍遲歲年乃所以益
全萬言令名也輪則不畏公議也以情言之孰不知蔣為
母后氏也陰之宜也但一門太盛猶爲濫觴振等則貪饕
無厭非所以慰　母后而　陛下之孝亦不純矣乞
勅兵部削免振等所授大所以福輪也昌國之封鶴齡以
何功而敢冒此不韙　陛下亦何忍棄　祖宗之法于不

足守耶吏乞　勑下吏部并夏臣等徐光祚等數臣　宮秩之　賜收回　成命斯則惜繁纓之意也由是大公至正昭王者無私之道而善繼善述莫大于是矣

惜名器以全戚畹疏　　王瓚

伏見 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伯者有加宮保者有為尚寶司丞者有為錦衣衛百戶者在 陛下以為必如是而後可以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為不可故敢不避忌諱為 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父爵也似矣然冒國之封殁後之謚莊肅榮終之典也今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為其子生日之封不惜鶴齡身後將何加之也臣恐不至于封王不止矣已非臣子所當得也 皇親之疎遠者尚多而其親且近者張氏之外猶有夏蔣陳邵四家鶴齡既公矣四家必將援例以 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之分

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　恩宜同　陛下亦將
撫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完顏英成而已鴻勳茂績
其紀于太常者視鶴齡蓋不止百倍也今虞鶴齡于四家
之例抑何以服天下服後世哉此施于張氏者之不可也
前此　皇親封伯遲則五六年速二三年而夏氏之封又
遲至十六年之後今陳萬言猶未逾年即封伯爵比于諸
外戚則太驟夏氏則相懸矣　皇親而封伯當封者也
以當封之爵而乃不能少待于二三年之內臣謂萬言之
處富貴亦甚不智也其子　紹祖固他日之伯也伯乃武銜
尚賢者文職　陛下欲尚　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之者

乎以侍位武衛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踰階侵官莫此為甚况義子府之吏即今物議未咲守法奉公之臣如葉寬程璘者猶繫獄以罪而陳氏父子封爵拜官月加一日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矣此施于陳氏者之不可也宮保所以蒙養 聖功以致他日之太平也此天下第一等人之任彼胥吏臣不過循理守分保有富貴而已惡足以當此雖曰燕官不親其事似不大害事者然量才而授官 帝王之先務顧名而思義君子之盛心以此言之 陛下之賜夏臣之受皆非矣此則施于夏氏者之不可也玉田之封亦足以榮將氏矣 陛下以為未足而復使為

指揮者二千戶者三一門貴盛其 賞之僭已不待言矣然猶諉之曰至親也吳振武受 陛下之何親也而乃亦冒錦衣之榮此門一開凡與 皇親故舊者皆得爲錦衣矣若夫姦巧之徒伺間投隙藉錢神以交通假親黨而冒爵此又勢之必至而臣預料其必然者也此施于蔣氏者之不可也凡此數者 陛下固已行之矣然聞言必察者智也改過弗吝者勇也 陛下天錫勇智臣不敢謂其不能察於是不能改於是也伏望 陛下依納臣言收回成命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重名器以全戚畹疏　張仲賢

近該吏兵二部傳奉　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伯爵陳紹祖做尚寶司丞舍人將恭將清將泉吳振武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戶百戶等官臣等仰惟我朝　列聖之待外戚其優禮也固隆矣以恩其愛惜也每節之以禮蓋以　母后之黨椒房之親非關　聖理情切姻締優之以大官厚祿俾富貴榮顯恩固隆矣然其事行之有序而不驟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侈之萌杜陵踰之漸以保全愛惜之也是以百年以來外戚之臣　寵雖渥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守其成者有禮以為之節也

祖宗戚畹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雲等侯皆以本爵終身
先太師張懋在 孝廟時憐其衰老以都督之戚帶俸三
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
壽寧建昌二侯雖爲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
既立始進今爵亦非驟然而賚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不
可輕濫昔 英廟時袁彬以保護之功艱關數年備嘗辛
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之職又越數年方以指揮屢之
況 皇家公主所生之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昭然可
知亦未有外戚舍人旁及異姓同日授官三五人者此[illegible]
聖 祖宗之愼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之以禮樂皆類

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
爲者今日之推　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世之所取
法者固宜遵　祖宗之成憲未可任情爲之也且壽寧侯
張鶴齡　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
復此舉似為踰分況　上公之爵每待元勲　戚畹之家
未宜輕授并與世襲若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
之陳萬言為　國懿親待以異　寵固為當然但都督未
幾驟加伯爵若從復加　恩何以繼之陳紹祖之官尤當
酌處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憲外戚之法也將輪萃沐
寵光進以伯爵兼及祖考一時崇遇無以比隆若彼覺謙

抑自持盛滿為懼可也顧乃衡非分之望恣無厭之求子孫將泰等一日之間得受三官吳振武受俱得連茹祿蔭名器之假似為輕易若以為　陛下致孝　兩宮推恩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不過者是也厚祿之家　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驕侈不至常保其盛自足以致　兩宮之懽心所謂尊之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俯從吏部所　請張鶴齡免　加新爵陳萬言姑待以時陳紹祖免為見任將泰吳振等毋令輕濫名器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推　恩至公不私外戚使他日史官傳

外戚者毋曰　戚畹濫封自微始受進自萬言始見任自紹祖始濫官自將倫子孫始杜奢侈之源塞冒倖之路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保富貴　國家同為悠久而其為　恩寵曠蕩無窮矣臣等待罪言官事有當言不敢容默固其職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　社稷幸甚外戚幸甚臣等幸甚

裁抑戚畹恩倖疏

張漢卿

近該泰和伯陳萬言奏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莊田 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旨便查空
閑地土來說欽此臣等敢敬陳之竊惟 賞予過多則
恩數而為僭陳乞太繁則法傷而為褻僭則濫褻則弛皆
非所以尊 憲典保 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
不以謙約退慎為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為深戒典籍
廢替載之方牘歷歷可考其 國家欲保愛而曲全之亦
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滅其欲也乃者泰和伯陳萬言起身
寒悴聯婣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讀經訓豈不知

雅尚冲澹樂循朴倹為是與區區摘利之徒汩沒富貴而不能振拔者有間也被　眷之初衆方望其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事貪冒去歲深冬寒冱亟起大第經費數十餘萬勞役數千餘人入春以來增徒愈甚曹伍疲卒罷操執鍤街巷小民轉餉上工咨怨之聲盈衢載路况夫四方災沴相繼江淮饑死之人空穴權埋動以萬計萬言豈是不意惟汲汲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今復求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該戶部查覆抄沒地土變賣給賞殆盡近便田土又係輸納佃種民業别無空閑仍衍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陛下慈愛戚屬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七 之受祿旦足代耕況復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襲贈請求增加田土今抄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困窮小民一廛之地一畝之田終歲耕作求數斗之入以供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稱不足稍加災沴頓至顛越是其謀生亦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亡者幸有畦田咫尺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折割而畀之 貴戚之家彼既受為田里專其封植必將折毀田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騷擾小民其何以堪不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有 優旨遂至轉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傑張樹亦各

緣　貴戚相繼煩奏俱經該部奏批復奉　欽依還查空
閑相應撥給的來看夫邦畿之田圖版有數節年侵奪所
餘無幾　皇上御極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隅退其侵奪
小民方纔歡悅仰戴　天日今　戚畹閒忽然起而吞侵
之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內豈復有餘田乎夫庸常之人
所望惟　恩寵賜逾渥驕恣漸積不至猖狂踰檢僭侈干
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厎護查得該
本科題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今後
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化十五年又該御史李介題
昇平日久野無不闢宜有空閑厚祿之家奪田速怨今後

不許奏討違者科道糾舉治罪欽依節年遵守 新政
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明知 成諭諄切却復故違奏討
君誤 准給是亂紀法臣等參看前例罔敢依阿伏望
皇上割恩以義杜漸以法將萬言等前項奏討并舊照
節年所撥例一切裁抑 勅下戶部通兌班查仍乞 天語
丁寧諭令各依務皆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 請求致
干 憲典則 朝廷恩義兩全 貴戚始終無患矣

議禮類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寀等題為　廟建禮儀事
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
雖非長者豈自已變詐如何父與兒祖不序昭穆何得成
王禮着作急擇日奉安　神主朕雖親事或太子或撫行
事近照　先朝儀節出　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其准舊
行其儀來看欽此又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
都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音罔不喜動顏色皆
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于奉先也如此真天地神

人之福也臣濫廁言官無由補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
臣聞聖王繼天立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莫先于
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於祖
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于禰親親之仁篤尊祖敬親
仁至義盡王者所以萃人心以立人極正綱常以昭萬世
者莫要于此臣謹按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
親蓋子孫之于祖考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
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
祖考之精神萃于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
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
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
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
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孝法帝王　睿智夙成　神謀獨斷覩
會通以行禮儀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
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見　肅清
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　列聖血食
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

萃其神自數年來每每祭皆於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
安今 廟成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
敬無以安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
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歡欣交孚不言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孝子
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發其思文武
百官皆得躬逢其盛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在止
廟廷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
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臣恐命將者之心

能如 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耶

列 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比於常祭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 請或于春安之日或于秋祭之時齋祓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然在上

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謂肅雝顯相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其在周廟者不有在於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覲而化不顯之德百辟其刑天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臣愚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胄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燕享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大祀郊成誠禮之不可廢者竊照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大祀　天地次日例該慶成　賜宴　皇上因禮部請念災傷之故　特賜免此誠懼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萬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妥遂廢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

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視也　皇上升潛繼統

百度維新　敬天事神靈既饗答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

久而君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缺典歟前此妨於　國

卹今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已受賀見

譬災傷迭服今日當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

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

特從權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

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無終謂之備禮

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首言后稷以祀

天而行雝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
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受命之所
自故繼統之君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德澤
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
因郊肆赦蔭補賞賚爲費不貲郊祀禮畢必宴紫宸廢郊
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
不以一府八州旱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
道則朱熹召對乖批之後未聞其以爲非則又知災傷之
不可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恤發
去緡錢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爲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

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　脩命爾況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為祥之一端也覩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　天靈之貺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　俯察愚言特賜俞允　敕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年曠典一朝載覩神人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馬明衡

臣惟臣子之事　君親莫不願其有德而獲福尤莫不願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　祝天下之至情也　國家以孝治天下每遇　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賀於外　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　賀於內所以昭福德之休而盡臣子忠愛之極也茲者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麵　陛下欣然舉行臣雖至愚有以仰覘　陛下純孝之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歡於　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之風於無窮也伏覩近　旨復令命婦免　朝賀臣竊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廷諸臣及

衆庶莫不盡疑之矣夫暫免　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
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汲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
安得不疑故皆私怪竊嘆以為此意若出於　皇太后則
中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歿之感故情無聊賴不
暇及此耳若出於　聖意則　陛下毋子至情有隆無已
豈以　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忽畧此　盛禮哉此臣民之
疑所不能自已者也况前者　興國太后令旦節命婦已
行　朝賀臣見當時左右之人　宴賜之余咸欣欣然有
喜色今　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越月耳乃輟而
不行前後情致相違異臣民之疑又何足怪乎伏惟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洪仁厚澤實在人心至今父老道及 孝宗時事甚至流涕天下人心之思 孝宗如此則其思 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 陛下仁孝夙成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文末節之微稍成嫌隙此其關係非細故也夫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受君恩杜其漸况孝敬雖篤而易疎讒言易間而難合徵之往輩自古為然甘在 今日尤不可委曲而加之意乎伏願陛下思 孝宗皇帝之仁恩念 武宗皇帝之付託追前者 皇太后之懿旨体今日 皇太后之深情益隆 孝養之誠務盡惻怛之實 聖旦之期還令命婦入 賀彼

此之情洞然無間則　皇太后安　陛下安天下臣民俱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爲　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不覺痛心伏惟　聖慈俯垂　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守禮義以明　國論疏　　　鄒守益

伏見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惟太宗小宗之議辯正統私親之辨惟恐誤蹈前代覆轍此　皇上大舍己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　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人妄以強說欺　君上激　聖怒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為欺

朕沖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至于臺諫百執事憂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　陛下之

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老長子之稱是
陛下徇情以為孝群臣順令以為忠君長此而不已則
陛下獨斷于 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群臣依阿于下
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蔑禮害義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疾憚于易簀盖愛之至
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今之致隆 獻帝非但一簣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
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為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
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也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

上熹獻帝　陛下其忍之乎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欲
陛下尊遵正統因推興獻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戀懷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
立後安陵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僭
擬之嫌而在　本生得盡尊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
天下而服此禮從必愛則恆之至情也　陛下察而督過
之謂悖且慢則　聖智清明之心有所攖奪而喜怒好惡
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
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詎敢有二心
者況　聖德高明視　朝講學孝圖治在　廷之臣莫

不感激　祐詔思佐太平大禮至重孰敢為欺欺之一字非獨不敢宣之于口實不敢萌之于心獨一二姦人變亂黑白指忠為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不加誅斥而談信其言臣恐姦說漸進夫濟邪謀公論元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以為大小臣工宜被肝瀝膽伏節盡忠守師丹司馬光之

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怵於 威嚴遽訖回互二三其德
以冒 寵祿而 陛下虛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忠愛
之情信而用之其忤 旨去 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
四體俯正關遂而如吟褒陟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慮
堅定 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illegible][illegible] 宮闈古
聖德大孝光于四方太平之治尚其可圖也昔 先帝之
南巡也群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震怒重加罰黜豈不
以群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皇上在 藩邸聞之
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于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
不能容群臣之盡忠乎 陛下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惟頻

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
所罕聞也所宜上下交修畏　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
可泄泄相安自諉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　先帝實錄每
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潸然出涕愧無從救以報　先帝
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函從背言死有餘愧
是以冒陳狂愚蕘徹　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
則臣屏伏田里亦與　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
之至

遵成憲以昭典儀疏　唐胄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 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開 國之太典今日六十九年天下至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 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不與此可欺以方之一言惑之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默之 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

未說豈如默之論理雖甚當而叙事或未詳也臣恠
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 命立功臣廟于雞
鳴山六月丙寅廟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 命塑死
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
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于卞壼蔣
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
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
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敢為此言也哉及細讀
奏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開 國功受封永樂改元始卒

享祀非功僇若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則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沐英亦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龍等兵興以來屢效勤勞今勲舊者於是各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龍鳳翔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在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著乃雲南之功而劻誤以為 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著者以其地言彭韶君育楊齋所著 皇明名臣録俱不載英惟黃金 開國功臣録五百

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録而英亦與
焉各以其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三
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焉尊以
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之引以為證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常遇春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二十三人其已死廖永
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
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
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十六
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　皇祖親定即古儀祖從享
祭于天蒸之義比之廟祀其與尤重英與廟且不與祀而

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感也哉夫裴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詩書大備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勳今日之祇奉 眷顧且能奏 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辭輕而於我

開國之一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良麟蓋攀附之勞妄孚于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人獨于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于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所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

烟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其歷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託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廡上祖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于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于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止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

不得無廟祀其神會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移易况有無之類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于　開國亦當俯首欽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賴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　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類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于百世而不致忸怩于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代典禮崇隆于聖明之世而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　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

望　聖恩俯察監納則輿情允恊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議舉典禮以隆　聖德疏　　王治

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　龍飛物覩大小臣工莫不欲披瀝丹誠以贊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懷慚芹曝思獻久矣茲以　先帝新棄　陛下身當大事　聖孝純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　進瑣言以瀆　天聽茲者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陛下必誠必信之心既盡乎送終之典則善繼善述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愧撫懷古通今之學幸際　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莫嚴于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乎親近乎輔弼侍從之臣莫要于致謹乎　深宮燕居之節謹條此四事昧死上　聞儻

宗 采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一曰議 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子 宗廟
尊崇始祖萬世不遷如木之本枝生焉如水之源萬派
出焉故隆如此其次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厭于 祖也
先帝孝心無窮追崇罔極尊 成祖如 太祖并萬世不
遷蓋以 成祖戡定內難再造 洪業故倣周文武世室
之制永孝思焉已為義起之禮矣若夫 獻皇邁德慶
誕僾入 聖域追崇之至罔世德重光也但以貴雖曰
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與 祖宗諸
帝並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叔父然實嘗北面事 武宗

矣顧乃設位于 武宗之右此雖 先帝天性之愛有加無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安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旋議進饗 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養猶並舉之不以為瀆者豈非孝思之極有以体 親意於不言以為或者獻皇僭不便其饗于彼則必樂乎饗于此耶夫 宗法至重不可不明名分至嚴不可不辨督祀僖公躋於閔公之右春秋譏其逆祀彼固諸侯均之魯君一國者也但先後少紊猶為非禮況 獻皇生為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安於越次而處其上乎且漢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靳於稱皇稱帝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于父子天性之經

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得天經地義可爲人
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人情而酌其中漢宋之制不及於
禮則　先帝追崇　獻皇隆至誠萬世不刊之典曾制過
禮貽譏于經則　獻皇入廟稱宗題　今日所當更議也
先年　世廟生芝之事誠奇異安知非天地　祖宗之意鑒
獻皇不安之心無以自解而　先帝兩朝之奉未得歸一
故一旦產此奇蹇以示去兆以昭　獻皇萬世廟食之祥
常在此不在彼耶以覩　先帝遺詔祔享甚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別祀而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義始
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

矣不知 獻皇廟祀及今 先帝入祔之時亦斟酌改正

否耶臣 獻皇祔於 太廟也雖親於 祖宗實厭於

祖宗終不免有祧遷之時若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

稍遠然禮專且尊實為萬世不改之祀但事體重大非一

介小臣所能窺測伏乞 勑下多官博考詳議務求至當

可質鬼神可俟百世於以安 獻皇之靈則 先帝孝思

之心為益慰而 陛下奉承 宗廟之孝為益光矣

二日議 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臣惟自古帝王勤學好問

視 朝親政汲汲遑遑無敢暇豫者豈好為是勞苦哉蓋

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理非勤

政無以周其應臣竊聞　陛下嘗閱資治通鑑古人成敗
具在此書試觀前古有縱逸豫而不亂亡者乎有勵明
作而不享治安者乎則勤學親政斷斷乎不容已也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殿御門各有成規午朝
兩朝各有　舊制經筵有禮　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
妙選宿儒大臣　奏事面相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
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觀　聖顏
和粹齊莊剛毅莫不慶幸以為　陛下必繩　祖武克勵
勵精以培萬世太平之丕基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哀
慕方切臣子忠愛之道且當欲盡禮節以哀勉襄大事保聖

息慮調護 聖躬為急非敢遽以此責備 陛下也但不日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寛 朝講所宜並舉矣臣愚以為 朝講之儀似宜預定斯陛下便於以時舉行群臣得以如期趨 侍伏乞 勅下該部稽考 舊章條列儀注或删去虛文或增補未備於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良規於 朝也務有訂議取舍之實事尤望 陛下朝夕勤政始終典學毋忽於難毋怠於易毋因一人一言一事偶然不當 聖意遂興輕厭之心庶乎 誠與不為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萬世治安可坐致也

三曰議親耕耤之禮

以成　德業臣惟人主必待賢才以弘化人臣必遇　聖
主以立功上下相須誠甚殷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耆老
成推恩舊學　盛德至矣一時諸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
欣慶以為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
如濟巨川者飾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振衣裘也誰不思効
寸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頌感激之詞矣
報之心許國忠矣然榮之以恩光貴寵之以禮感恩於言
猶責酬之以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援遇稀踈爵秩優崇而
志意閒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其舊勞云爾非任
賢圖治之謂也諸臣於　陛下承被　恩資云爾非簡在

亮功之謂也不惟失臣民望治之心且無以明諸臣感激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縻之哉洪惟我 太祖平安天下之始 召杜斆等畀諸左右更番直贊四時變理亦分屬之 成祖創置 內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優獎臣下猶為篤志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子之相親無睽離阻隔之患議天下之事如議家事之真切無下橈掣肘之難此所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望

陛下取法 祖宗親賢樂善信老成如蓍蔡倚輔弼如股肱平 朔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奏 召見閣臣商榷可否异議隨之許其糾正俾各輸所見 聖明參決進

退着為定規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
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副其志雲龍風虎之喻
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四曰議謹　燕居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　宗廟易於
齊明以心存於對越也於　朝廷易於端拱以心存乎照
臨也況公卿在側臺諫在下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
邪媚自無所容雖欲放逸游騁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
境靜心閒百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一不知宮禁繁華何物
不具巧佞便僻何人不覬或以宴飲勸或以聲容呈或以
遊戲進或以騎射諷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營凡此皆人

情所易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人所需六藝之學射御居二臣非敢謂聖主獨可一一屏絕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起也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聖王致慎忠臣進儆防之惟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於冠服頻笑之間嗜好起居之細皆當從容中禮以建　皇極而表萬方近日人言嘖嘖皆謂　陛下宮中燕閒所御有非諒陰所宜者臣意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預備太早　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　陛下雖天縱聖神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　清閒之燕欽謹齋明

調適朕御愛惜精神防嗜欲於未萌使周旋而中禮考求
家法參酌　典制優重　中宮相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
淑哲使掌朕御而知飲膳典器用而知　起居各許其隨
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察謹厚內臣使約其徒凡無益之事
溺情之物毋迎悅要寵以瀆　聖脩爲庶幾　燕閒之際
非僻不干　法宮之中化源澄徹所以正　朝廷正百官
萬民者綽然有餘沛然莫禦矣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疏　陳棐

臣惟天極尊於上地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于中國是以函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而非人力之可混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華如夜之不可為晝履之不可加首此萬世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臣見近者北虜衆狡獪恣逞肆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年犯紫荊次而我邊氓逋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天

爵次年有白通事兆年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虜是以夏從夷也履霜堅氷漸不可長臣愚竊謂　今日治禦安攘之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自於嚴內夏外夷之辨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典禮始　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之鬼不可祀于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既嘗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遏其人此臣之所以晝度夜思輾轉而竟不可解勞心疾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臣按帝王廟之建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奉　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于今上

下數萬千年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玆數君者純全美玉無少瑕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强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廁于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鐵木真而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真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

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衆字斁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是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爲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我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若以爲功是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國也若以承統是得統于夷狄而非得統于帝王也我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 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爲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是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

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悉華夷之限而無以深著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誦我　太祖諭中原之檄首內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哉我聖祖森嚴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　聖祖興于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首夷狄生既不可以居中國而治天下歿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者非　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考　國初　太祖高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

天立極大有功德于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祭宜令太常寺掌之 上諭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于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必烈于帝王者非 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注誦 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于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于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下列位號乃及元世祖夫不存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黜也夫祀此胡君既非我聖祖之本心原議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于今日者

何也　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臣多曾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元以帝統謬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顧胡國豢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天地之大義臣為　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　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　聖祖國初見于　詔諭者嘗曰朕元末布衣是知　聖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暫祀之耳　睿見洞衷豈不謂一再傳世　聖子神孫即與胡元渺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孰料冢冢百餘禩幾當踵舊說若當然因而弗改臣知　太祖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胡鬼于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

而後興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黜祛更正不能不望乎　今日也仰惟　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三重　郊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　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從祀者曾去吳澄矣以其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于帝王之廟而不去哉我　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變燬除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強有力干取大器梟雄獰惡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顧廟貌而祀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　皇上聖神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祀于中國如胡

佛之鬼決不可崇奉於中國也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
君豈可以繼帝統哉自　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
國帝王之正統也秦晉宋齊隋梁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
元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　皇上
明晰之素也今帝王所廟祀皆正統者變統皆廟祀矣而
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統非元之夷狄而
固不可同元之祀秦晉隋諸臣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
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仇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于宋
之子孫何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
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仇也而乃使之共座

一室共享一牢臣　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非為宋祖仇之也諸　皇帝實羞之諸帝王咸以　神明之胄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并使腥羶之鬼披髮左衽之裔列之于一堂臣知諸　帝王之心必不安也蓋其與夷狄並列也非止羞其為夷狄也蓋其為禽獸也何也　大明一統志我　朝欽脩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實蒼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是胡熱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　帝王同廟以褻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之章能去此胡無疑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

忍令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之初建修撰姚淶已嘗　奏毀元世祖不當與祀當時禮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妄誘引夷而中國則中國之陋說竟使淶之正奏沮格未行迨及流患失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是明指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荊吳之類耳進于中國而慕義稟命而於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焉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即胡元之眞夷者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識夷字遂至背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甚于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侵亂之禍者也如日待勝

國常臣謂　太祖於元之末主縱之北遁封其孫為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夫彼原為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我立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強祀大漠北胡鬼以示厚哉如曰係　國初初行臣謂制度禮樂因時損益我　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顧非必國初之典秩耶惟求其大當而已胡元竊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也　太祖起而驅之漠外無遺孽焉是我　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所我　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　皇上乾斷奮然議斥其祀是　聖明驅胡元在世之君　皇上驅胡元既歿之鬼埽

蕩滌清之功 皇上嘗遵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
識所以君者存此臣因此竊有大惑者焉 國朝於歷代帝
王陵寢之祭倣 制令官各有職特甚盛典也臣考方輿
關志自 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實有
陵寢惟順天府所祭元世陵臣遍考府志絕無陵所不知
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返葬漠北之谷不如築為陵不
知去我 朝邊徼之外幾千百里也今無遇祭但權於
府西廟址掃堦蘆蓆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既
非祭地而祭於空地以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舊營竊據
之胡塋其誰曰宜乎況陵寢非望祭之禮而華夷天限

隔閡封疆其何所嫌乎臣以爲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適邇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決當除此祀典之決當正所而承乏主言官兼翰禮有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已幾三年寒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極不量力審勢獻一得于聖明之前以求不負于心不負于所學不負于 中國帝王伏望 皇上俯賜採納令行該部會議備考 太祖徽諭并諸華元之首實以春秋內夏外夷謹微之大義將所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華黎博爾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毀其木主送之塞外永絶根株仍 勑該部查所謂元世祖

陵寢實在何地方考經據理暇之伏羲以下帝王見有諸
陵應否同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遂出 國家輿
圖之外即議罷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典大
義 詔諭海内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驚旃裘之心續
議重委本兵嚴責總督將出練軍閱武招延行間募勇設
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奮士氣既
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孩之頸梟台吉之頭致之
闕下以奠 中國萬萬年盤石之安誠 大聖之作為曠
世之鴻業也臣鄙見如斯胡界有知當先自惕遁或戕殃
然宜加臣身臣情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與

皇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干冒戰越之至

酌議從祀先賢疏

周弘祖

竊惟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岳嶽之祖崑崙也然禮莫大於祀亦莫先於祀主之以夫子配之以四亞從之以先賢先儒所以崇德報功垂世教淑人心也去取之間可苟乎臣以外服微臣未敢越樽俎而妄議第以承乏謬領文教職掌所關稽之史傳採之輿論反之於心而且有所不安者亦安能默默耶茲以不當祀而偶祀者二焉理宜祀而未及祀者二焉已在從祀之列而稱名未定似當歸一者七焉敢攄實為　皇上陳之謹按衛大夫蘧瑗魯人林放卓哉二賢其從祀孔庭也久矣一旦罷去殊

敢聽聞瑗之修已寔寔無遺行寡過若未能用則行舍則藏夫子以此許顏淵者亦以此許伯玉故之大哉之稱已見於問禮之日他日泰山之旅又從而賛嘆之焉其有契於聖心也深矣漢時文翁成都廟壁所畫二子俱在從祀之列歷千五百載我 太祖龍飛三年釐正祀典無異焉使果可裁 聖祖當先之矣何待今日乎嘉靖九年禮官建議始罷從祀而祀於所生之鄉然亦非始於禮官也弘治末年學士程敏政已倡此議當時以其謬寢閣未行近世禮臣勇於制作以新耳目者祖其餘談而遂成之耳臣愚昧不識其故考其所議不過曰二子非聖人及門之士

云斗夫君子之教吾以答問者有私淑艾者二子雖未及門然親與夫子而相與上下問答非問答之科私淑之例耶以自澹臺滅明以及戰國以及漢唐宋諸儒何嘗在夫子門也但求不悖於聖人之道而已伯玉林放為聖人之徒無疑也但伯玉遣使夫子與之坐而主人者乃斥逐而出宮牆之外聖心有靈豈能安乎臣竊謂此二賢者似當還其從祀以妥聖靈者也謹按宋羅源手遵羅從彥劍州民李侗豈哉二儒其羽翼正道也多矣廟祀未與誠為缺典從彥受學楊時者而時則受學二程焉從彥嘗令學者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此與子思中

脩之言大有發明學之上頗不於此可窺其一二乎至於潛心力行任道詣極性明而修行究而潔見於宋史之所稱者又如此焉何受學從彥者再傳則朱熹矣何嘗謂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如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益耳此與虞廷精一之旨大有發明學之本原不於此可窺其一二乎至於色溫言厲神定氣和冰壺秋月瑩徹無瑕則於伊洛淵源錄之所稱者又如此焉時無從彥則無何無何則無熹而濂洛之傳絕矣三子有功聖道彰彰甚明不幸當南渡之後凡百草創未及表揚嘉靖初年提

學副使臣金賁亨具奏上請以與禮臣意見不同旋則
報罷臣愚昧不知其故以鄙衷妄度不過曰少著述云耳
從彥著有春秋辨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春秋指歸遵
堯錄　國初其書盛行近以士人務習活套罕讀全經稍
散逸耳求之故在也侗雖寡著述而熹所編輯遺書皆其
指授訓釋經傳每每引二家之言則熹之著述即從彥與
侗之著述也且歐陽脩文人耳濮安王議以乖戾乎大倫
性非所先尤得罪於名教今亦在從祀矣以二子而較脩
果誰為聖人之徒與果誰為不聖人之徒與取彼棄此臣
實未知臣竊謂此二儒者似當進之從祀以光俎豆者也

謹按先賢石作蜀冉孺公晳哀奚容蒧公夏首孔忠縣成此皆據史記所稱而書之者考之家語作蜀書子蜀冉孺書冉孺公晳哀書公晳克字季沉奚容蒧書奚蒧字子楷公夏首書夏守孔忠書孔弗縣成書縣成竊詳家語在先史語在後家語出於孔氏門人史記出於漢儒司馬此七賢者似當以家語為據正其名稱使精爽有所憑依者也仰惟　皇上睿智性成　聰明天縱正吾道大明賢哲所由以表章日也盛典之待夫豈偶然臣嘗讀禮曰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况無故而廢其所不當廢者哉又曰凡有功於民者則祀之况上續伊洛之統下開紫陽之傳者哉

臣之斯言似合天理當人心伏乞 准臣所奏 勅下大
臣再加詳議將璟放還其固有與者與歸特 賜從祀作
罰等攷正原名則吾道幸甚天下幸甚緣係酌議從祀先
賢以彰 盛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奏吏謹具
奏聞

重陵寢以培國脉請聖斷以息群議疏　夏言

近該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
顯陵迎請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梓宫入葬
天壽山以全　大孝一節即與先年革職錦衣百戶隨全
罷閑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之說相同近又據緣事監生詹
啓溫州府武舉生杜承美為民兵馬周密淵廣生員龔時
用致仕倉吏甯和相踵具奏即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
其心之出於公私誠僞固不可知然據其議論皆自謂効
忠以贊成　聖孝之意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再至三始
終未敢輙議奉行前尚書席書固以備論於前今大學士

李時又嘗極論於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鑑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如引　本朝故事　太祖不曾遷　皇陵　太宗不曾遷孝陵此論亦正是皆合文武大臣多官之見要不出此豈忠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之智乃盡不若隨全錢子勳王福陳昇蕭時用輩弍識者當知其不然也臣竊惟遷　陵之議意者本出於　聖母萬年之情　陛下終天之慕凡在臣子豈昧將順所不敢率輕議者非謂才識譾薄不能奉行畏難苟安有撒而不肯也亦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求不得有所詭而不考也亦非敢沮抑人言推避　國事

顧一已利害有所憚而不為也惟是竊念　先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　顯陵之役建造經年規制已備恭覩　陛下光臨　大寶十年於玆百祿駢臻即已然之福而徵諸地理庇蔭之說似乎　神靈已安比者屢頒　聖制封其山為　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丕顯似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蓋以關係　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　梓宮土壤非吉為詞自不能不感動　陛下之哀衷上厪　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　欽依重命本部會官從長集議昨該尚書汪鋐具奏

又奉 旨一併會官詳議了來說欽此 聖旨不勝悚懼
夙夜思惟祇見事體重大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况遷
塟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塟萬一欲改祔 梓宫重易衾
服禮必 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
也議者至謂 陛下寢位久虛以為咎在 顯陵固未必
然又謂 陛下龍飛江漢以為福緣 顯陵亦未必然蓋
上天篤生聖人為中興太平之主必能生 聖嗣以開
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握其機者乃若 先皇帝玄
宫久閟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
則似非求枝葉繁茂之道是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故

今日之事誠在 聖明留神加察 淵謀獨斷上同 聖
母早夜籌慮自有以致其決耳慎勿輕為群議之所搖惑
況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於士夫涉獵講論尤
多謬誤人家惑於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輒故改遷往往
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
有天相神司之說以為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
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塋地非吉疏請遷改然猶有
取孫逢吉之言以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拾字以為至論
當時議者明知壽皇所塋不吉以為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
重如此況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真吉為必可塋又未

知　顯陵果非吉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
達事體即便重復會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亦未能復
為他說也臣待罪禮官敢不恭承　明命廣集衆思但事
體重大輙難議擬如蒙　聖明採擇臣愚伏乞　英斷特
罷會議亟賜停寢實為　宗社無疆之慶仍乞　重降嚴
旨禁絶細人自今無得妄議　園陵重事傷　國家大體
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恭酌古今慎處廟制乞賜明斷疏　夏言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三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既而曰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王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

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為寢廟而子孫遂為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為太祖特立廟為恨此朱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為確論者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為四親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齋次其西為饌次門東為神廚其一時制度儀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矣而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　神謨　英

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為非古之制也恭遇 皇上峻德憲天 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於 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 御劄宣於召問謀之輔弼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 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之乎但臣等膚積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内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嘗

構之制眞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即今　太廟
南遏墻東逼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奏有
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
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太廟之前以
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逼至承天門墻不甚遼遠即使
盡闢其地以建群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
別爲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禮況古今七廟九廟制度皆
同　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　群廟隤然卑隘恐非所以
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　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
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遷之

何所作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
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安之幽
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於夾室之中
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
而藏之夾室恐非禮也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摹倣而為
之是又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容
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
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引且過於今烏在其為儉約也況臣
等恭覩　世廟之制蓋損於　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
群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　世廟乎且　太宗功

業之盛比隆 太祖而 憲宗又我 獻皇父也 二廟規制視 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 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 太廟之主自我 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各為立廟將依古制為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 太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 世廟森然並建 七廟於 太廟之南皆惟地小不足以容殆恐 寢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也臣等竊謂即使各廟既成 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

之途而欲一日之間徧歷　群廟為之興俯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苶然疲倦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群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為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為如不

祭也況　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衆祭止對越　太
祖之廟而不一至　群廟乎且規制必備而然廟門垣堂
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臣樂舞之數是也今欲
立為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
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
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　欲親之而
反疎祇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為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
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
强為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濶此就禮節儀文而言
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

矣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也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迭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更為昭共孝廟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繼孫之廟也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在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在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

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聯遵亦無以處此其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説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則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名雖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則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始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

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昭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

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仰惟 陛下 孝思純至 天鑒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退託謙冲下咨廷議但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 聖諭以為 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 太祖 太宗以下 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 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

伍臣等愚見則以為　列祖同享　太廟以極尊崇而
皇考尊居　世廟猶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備
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　陛下孝敬之誠恐
又未免有遺恨矣臣等竊見今歲季春　陛下更定特享
之議正　太祖南面之位以為　太廟之　始祖又為
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　陛
下酌古准今因時制宜儀乎各廟尊祀之儀雖古人制禮
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況向來祫闕　陛下有論
臣御製云　祀典宜正　廟制難更大哉　皇言實萬世
之寶訓也今臣等復議九廟九間同為一室雖有帷幄而

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尊尊之義請以末爲昔庶議仁

廟廷之制須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　太

祖居中稍北　太宗而下　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

位置如古建廟之制則　太祖　列聖各得以尊其尊足

以申　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臣等以

爲足以作則萬世而未可以爲遽議權宜云也彼朱子所

謂不太祖僻處一隅與夫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容鼎俎

者事體大有不侔　陛下博觀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

廟重事臣等愚昧未敢定擬伏乞　聖明特賜裁斷

重陵寢斥邪佞以安宗社疏　　胡世寧

臣頃因時事有關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還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　陛下　孝思純篤追崇

皇考無已乘機上言　陵寢宜遷改建　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　聖心至孝為所感動一朝改移群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

國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　聖孝為名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昔聞追崇　廟祀之禮未定深虞　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志不通致災殃民為

宗社邦本之憂已述鄙見為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

具本欲進間繼聞　明詔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
恐有未孚敢將前本附上伏願　聖明併賜採納蓋臣前
奏深辯追崇之為禮者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
遷塟之宜慎者亦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成　陛下之大
孝所以效臣之愚忠也臣惟　皇上一身　宗廟社稷之
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蔭福於　陛下之
身者　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之有墓猶木之有根
根固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
知此士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
然昔者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塟九疑禹都安邑而崩

崩於南巡遂葬會稽其後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葬其　皇考妣於今　皇陵衣冠蓋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　帝后我　太祖統天大業蓋不欲備禮改葬　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　山陵之制而已見於皇陵圖大畧可考也此我　仁祖之陵既蔭　太祖興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蔭我太祖享國日久　子孫萬世為帝王也今　獻皇帝之

陵比於　皇陵已蔭　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靈氣而蔭我　皇上聖壽萬年　子孫萬世為帝王可也昔人謂死者魂氣升天體魄歸地今　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陟降昭格蓋無不在而　陵寢之在安陸者永為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况查安陸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梓宮陸行在途未免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　聖母　聖心懸念何如與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動也即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為子孫長久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

得至於天造地設山川大聚完美可為帝王宅兆者與天下蓋不多也故我　太祖初定　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　太宗下詔天壽山蓋自始到燕國至於紹極征討經營閱歷山川數十年而後得豈易能也有如奉迎梓宮至京一時難得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居或主司恐以遲慢為罪而遷就附會以未全吉之地為吉而誤　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　陛下孝思誠切或遵奉　聖母太后懿德至情必欲選塋亦須期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如　天壽山比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啟遷　皇考梓宮安塋方可無慮也今若如

彼邪佞之言輕率一二年為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
之說從古有之今士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為其
子孫長久之計者罔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為大言謂此小
術不足信者是其愛國不如愛家愛君不若愛身故為欺
罔非忠實也臣前疏妄言今日急務以　孝親為大以保
民為本而保民圖治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諍回上風
而變治體以盡復　祖宗之舊向使　皇考　聖母不崇
以至親至尊之號而受　陛下之朝享則為卑臨尊於禮
為不順於心為不安此　聖心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
崇者天理人心之正也天下萬世之公也今則　陵寢遷

安不宜輕動　稱號已定不宜再更　明詔已頒不宜數
易　聖孝已遂別無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寵
妄言不已臣願　陛下明禁斥絶此輩不許再言而惟君
臣協恭尊以任賢圖治保民為事以永固　宗社於萬年
誠今日急務也

瀝瀝陳言再獻餘忠疏　胡世寧

臣向以久病成痼陳情乞休荷蒙　溫旨容臣調理痊可前來聽用臣感　恩刻骨亟圖調理柰緣衰朽之極病痼已深醫藥反甚自分痊可無期此生無緣得覲　天顏負恩終身莫之能報雖死不能瞑目每念古人既死猶以屍諫況臣未死何忍忘言茲者輒因時事有聞敢瀝餘忠上備　採納臣昔於　陛下踐祚之初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　陛下臨御以來于慈容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邇因　大禮之議群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　聖心不得

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然臣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群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 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

明而大為 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 主上本心寔由群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於 殿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 聖德之美也臣願 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脩書以違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眞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為例夤緣結托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 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漸進英遴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

聖明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其言是
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
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之幸也　皇上聰明仁
孝親定　大禮追崇　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而躬致　廟
享尊崇　聖母為恭聖皇太后而日侍問安　陛下之事
皇考　聖母已無子臣父之失　皇考　聖母受　陛
下之朝享亦無卑臨尊之嫌禮義兩至確然　聖謨下詔
以來人心允愜　天意潛孚已致風調雨順時和年豐如
昔孔子所言明王孝治之應災害不生而禍亂不作者其
兆驗矣然而議者欲正　兩考之失追改　皇伯之稱紛

與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
陛下入繼大統雖由 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筭之
初則議大禮實由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既
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 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
知 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 皇伯
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豈願 陛下明以此意正議者
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群臣之回惑而宥其愚
忠要使 兩宮 二廟均享 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
州四海咸頌 陛下之德而受戴無疆亦使新舊諸臣和
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

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廟雖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為天子也亦未嘗不以天下養也雖尊其父為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二也此 兩考之義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為繼統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不忍忘也我 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號慟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正德而為権奸所誤天下凜凜然十有六年之間惟恐 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旦得 陛下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孝同符 孝宗而聰明英武充似古先哲王天下翕然歸戴如見 孝宗也故雖間遇天災

流行百姓寧餓死而不忍思亂時 議紛更群臣寧冒死而
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之言而遽改初稱還
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遂謂 孝宗無後非惟 聖
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聞也竊聞禮時為大順次之故
昔聖王制禮必因時宜而其事之興革必順人心縱今議
者所言禮也而於人情則未順群臣所執雖若為禮其實
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乎 陛下而
乃忿議者之創論不合沮 陛下之用人無方至於激烈
之過而聚哭於 廷則已非禮不能無罪矣昔盤庚遷殷
本以利國而羣臣不悅胥動浮言盤庚再三誥諭以口舌

代斧斤此般以卒遷而商道復興庚為商令主也今聞
陛下宣諭群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王之用心也更若
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體信任以共圖保民之
政而亟行之以祈　天永命於萬年　陛下萬世之孝也
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正祀典以光聖治疏

姚淶

臣惟祀事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載之禮經義各有在而人鬼之祭則所以推往烈而示來世也頃者　陛下遵祖宗之典崇帝王之祀人鬼之尊且大者宜莫重於是苟不辨其大分則雜猶於薰蕕糅於朱紫瀆禮臣懼無以昭大典也今帝王廟中祀及元世祖臣竊惑焉夫華夷大分也臣請為　陛下陳之中國之與夷狄其限至明而其防至嚴也是故內中國而外夷狄尊中國而卑夷狄進中國而退夷狄貴中國而賤夷狄若天地之不可交覆君臣之不可易置若首足之不可倒懸華夷之分如此孔子

作春秋嚴亂臣賊子之誅罰者為世道立大防也至於夷狄與中國競尨必謹遏而深抑之豈非荐食上國蹙滅人類有甚於亂賊之當誅者歟自有典籍以來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討此中國之大讐耻也劉石諸胡因執晉懷愍盜據神州而晉人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耶律德光削唐仆晉割燕雲而歸諸己而五代之世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完顏吳乞買入汴而虜徽欽掩天下之正而宋人竄於江南而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此數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憤者也然猶未全盜我中國也蒙[illegible]繼興有所謂元世祖者虐浮於大

戎狡深於劉石貪虐於契丹暴過於女直乘宋之弱而吞
噬之撼之於澶剪之於襄蹶之於維揚覆之於臨安壓之
於閩嶠躬之於崖海而後已焉羶介我冠裳穹廬我宮室
部落我郡縣奴隸我士女斁我彝倫變我禮樂而萬古帝
王之中國始盡昏而為夷矣又其俘幼主之母子既歸隸
矣而使為僧尼於吐蕃諸帝之陵寢既丘壟矣而發其遺
骸以雜諸牛馬之骨夷德之無禮一至於此當是時也是
天卑而地尊也臣先而君後也足上而首下也其為中國
之大辱恥豈直如前代而已乎夷狄之禍既未有慘於此
時而華人之切於威虐者曾不能一奮其臂也我　太祖

高皇帝興於淮甸驅除而汛掃之用中國之師復中國之
土廓中國之妖氛雪中國之讐耻天地始復有定位君臣
始復有定分首足始復有定形而古帝王之遺黎始得復
歸於人類不然則生民之類幾幾於泯滅乎故讀史而至
宋之將亡未嘗不為中國痛至元之將亡未嘗不為中國
快也迹其封豕長蛇之毒其身得免於 聖祖之誅罰亦
已幸矣又安可進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 聖祖
攘夷之功大惟其亂華之禍慘故 聖祖除暴之義彰既
以大義驅之當以大義絕之臣竊恨當時諸儒臣懷其一
日豢養之私值我 聖祖御極而不能明大義以佐下風

乃使元主得與　帝王並列以瀆我祀典此臣之所甚惜也夫　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主無預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謂德利濟群生之謂功自伏羲以至於湯武功德並隆者也自漢高帝以至宋太祖功浮於德者也秩之祀之夫誰曰不宜彼元世祖者以夷主華蓄其醜類於夷狄信有功矣亦有德矣中國之民何賴焉顧躋之帝王之列乎古語有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元人非徒無益於中國而其為災為患殆且百年舉而祀之臣誠不知其何所據也且自古聖帝明王皆未嘗一日而忘夷狄

也在唐虞則曰蠻夷猾夏在夏則曰禹征三苗在殷則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則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夷之嚴若此數聖人在天之靈萬古長存一薰一猶一朱一紫豈容混而無別以與虜並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猶橫漢高帝困於平城力未能報而遺後之人唐太宗滅突厥降薛延陀威加北荒使之不得逞宋太祖以北漢之故與契丹兵爭而幽燕之地籌之終身而不能取此三君亦未始與夷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虜之雄與之同堂共豆使三君有知必不肯自同於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之 京師胡元之故都也一旦廟貌既新崇構有焕使燕之遺孫

故老復正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秉典則明大分而嚴大防也昔越范蠡滅吳或祀之三江之上吳之遺民至今猶議其非吳伍員入楚或祀之江陵而楚之遺民相與掊斥其像以為此吳楚百世之故怨也則夫為中國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　陛下德格上下道貫幽明昭代祀典至詳至備非臣末議所能裨也顧禮行有日四方瞻仰伏望　陛下審之以分辨之以禮斷之以義特罷其祀以釐正大典使中國之民惕然思曰夷狄之不可冒處中國如此中國之不可輕假夷狄如此改觀易聽轉移人心皆將若吳人之視范蠡楚人之視伍員其為世道勸

豈不多乎夫與義旅而滌腥羶　聖祖行之於前定祀法而斥僭偽　陛下行之於後其道同其功一也臣愚生逢
聖明義不容默等因

薛瑄從祀議疏

霍韜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殁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覩其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

能及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介身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真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 勑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趨向純正略其造詣未至衆列從祀

以端士習正道大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